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10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(10)/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一广州: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-81029-449-0

I 外·

II 罗·

III 小说-作品集-世界

IV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·45 字数 98万

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5000册

全卷25本 总定价·125.00元

(每本5.00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阿霞 屠格涅夫 (1)

白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 (64)

阿 霞

屠格涅夫

—

我那时候大概有 25 岁（恩·恩开始说）。你们看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刚刚取得我的自主权，动身到外国去，并不是像那时候一般人常常说的，“去完成我的学业，”却只是因为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我那时年轻，健康，快乐，我的钱花不完，我还不曾遇到过任何困难，我无忧无虑地活着，我想做什么，就做什么——一句话说完，我精力旺盛。我那时从没有想到：人不是植物，不能长久地繁荣。年轻人吃着金色的蜜饼，就以为是他每日的粮食；然而乞讨一片面包的时候会来的。可是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处呢。

我没有任何目的、没有任何计划地到各处游历。我喜欢一个地方，就住下来，只要我一想到要看新的人脸（的确就是人脸）时，我立刻又上路了。我只有对人才感到兴趣；我受不了那些著名的古迹和珍贵的收藏；我看到向导，立刻就厌烦，不高兴起来。——我在德累斯顿^①的绿色拱廊^②里简直要发疯了。大自然对我有一种强有力的感应，可是我不喜欢它那种所谓的美：奇特的名山，岩石，瀑布，我不喜欢它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我不愿意它来扰乱我。但是人脸啊，

活人的脸——人的谈吐，他们的动作，他们的笑声——都是我生活里所不可少的。在人群中我常常感到特别的愉快和舒适。我喜欢到别人去的地方，我喜欢跟着别人一块儿叫喊，而同时我也喜欢注意别人叫喊时的神态。观察人类使我发生兴趣。我不止是观察他们，我还带着欢乐的、不知足的好奇心在研究他们。但是我又离题太远了。

话说回来，大约在 20 多年以前，我住在德国莱茵河左岸一个叫做兹的小城里。我正需要孤独。一个我在温泉遇到的年轻寡妇最近才伤了我的心。她非常漂亮，绝顶聪明，她对每个人都卖弄风情，对我这个可怜的罪人也是这样。开始她鼓励了我，末了她很残忍地伤害了我，就为着一个年轻的、有玫瑰色面颊的巴伐里亚的军官把我丢开了。我应该承认我心里的创伤并不很深，但是我需要暂时沉浸在哀愁和孤寂里面，——年轻人有什么不可以消愁遣闷的呢！——所以，我在兹城住下来了。

这个小城使我喜欢的是：它位置在两座高山的脚底下，它那倾颓的城墙和荒凉的古塔，它那古老的菩提树，它那跨在一条清彻的小河——莱茵河的支流上的高桥^③，但是最使我喜欢的是它那种上等的好酒。太阳刚落山的傍晚（那是在六月间），那些漂亮的淡黄色头发的德国少女在这座古城的小街上散步，她们遇见外国旅客，就用悦耳的低声说，“Guten Abend，”^④，她们里面有一些甚至在月亮升上古老房屋的尖顶、街道上的小石子在宁静的月光下显得很清楚的时候，还不愿意回家。我喜欢那种时候在这个小城里游荡；月亮好像从明净的天空里凝视着这个小城；这个小城感觉到它那种凝视，敏感而平静地立在那儿，全身沐浴在月光里，那

种宁静的、同时又微微地激动着灵魂的月光里。峨特式的高钟楼顶上的定风针闪着淡淡的金光，同样的金光也在黑亮的河面上荡漾。细细的蜡烛（德国人是节省的），在斜屋顶下的狭窗户里朦胧地燃着。葡萄树不可思议地从石墙里伸展出它的盘绕的蔓藤。在三角的广场上，古井旁边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跑过去了；突然间那个带睡意的守夜人的口哨传到你的耳里来了，一条温顺的狗低声叫着；而温暖的空气那样抚摸着你的脸颊，菩提树的香味又是那么浓，使得你的心胸不由自主越来越深地呼吸着，“葛莱卿”^⑤这个名字又似赞叹、又似疑问地浮到嘴唇上来了。

兹小城离开莱茵河约有两维尔斯特。我常常去望那条庄严的河流，坐在那棵孤零零的大榛树底下石凳上，或多或少带了些做作的样子老是想那位忍心的寡妇。一座带着孩子般的面容、胸上有一颗宝剑刺穿的红心的圣母小雕像从树枝中间忧郁地望出来。河对面是个叫做勒的小城，比我住的这个小城稍稍大一点。有一个傍晚我正坐在我所喜欢的长凳上，一会儿望着河流，一会儿望着天空，一会儿又望着葡萄园。在我的面前，一群金黄色头发的男孩爬上一只已经拖到岸上的船，船翻搁着，涂了柏油的船底朝着天空。几只松松地张着帆的小船驶过去了，绿色的水波往前流去，微微有一点浪，也有一点涟漪。突然我听到了音乐的声音，我倾听着。在勒城正奏着华尔兹舞曲，大提琴断断续续地发出单调的低音，提琴发出含糊不清的颤音，笛子大胆地吹起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问一个穿棉天鹅绒背心、蓝袜子、鞋子上带扣的老人，他正朝着我走来。

“这个吗？”他先把他的烟斗从这一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

角，然后回答道：“学生们从勃地来——举行一个 kommers^⑥。”

“我去看看这种大学生的‘宴会’怎样，”我想道，“而且我还没有到过勒城呢。”我找到一个摆渡的人，渡过河去了。

二

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“大学生的宴会”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庆祝的宴会，在这宴会上一个地方的大学生，或者同乡会（Landsmannschaft^⑦）里的大学生都聚在一块儿。差不多参加这个宴会的人都穿着旧时传下来的德国大学生的服装：匈牙利短上衣，长统靴和飘着特种颜色丝带的小帽。这种大学生的宴会通常由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主持。这快活的宴会一直继续到天亮：喝酒，唱歌（唱 Landesvater^⑧ 和 Gaudeamus^⑨），抽烟，咒骂那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俗人，有时候还请了乐队来。

在勒城举行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宴会——它在一家临街的、挂着“太阳”招牌的小旅馆的花园里举行。旗帜飘扬在旅馆和花园上面，大学生们坐在修剪得很整齐的菩提树下那些桌子旁边，有一张桌子底下躺着一只大喇叭狗^⑩，旁边一个常春藤的凉亭里面乐师们起劲地一直在奏乐，时时喝啤酒来提他们的精神。在花园矮墙的外面街上围了一大群的人。勒城善良的市民——不肯错过这种观看新来的客人的机会。我也混在这一群观众中间，看大学生的面容，看他们拥抱，注意年轻人这种天真的撒娇作态，注意他们的热情的眼光，

听着他们的叫喊，他们的无缘无故的笑声——世界上最好的笑声——所有这些年轻生命的欢乐的骚动，这种充满生气的往前直冲的劲儿，不论它冲向哪里，只要它是往前冲呀，——这种无忧无虑的放任感动了我，而且使我兴奋。“我要不要去参加呢？”我问我自己

“你还没有看够吗，阿霞？”就在我的背后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俄国话说。

“让我们再待一会儿罢，”一个女人用同样的语言答道。

我很快地回头去。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年轻人，戴了一顶便帽，穿着一件松松的短上衣。他的手臂上挽着一个年轻的、身材不很高的少女，她戴了一顶草帽，整个脸的上半部都让帽子遮住了。

“你们是俄国人吗？”我不由自主地顺口说出来。

年轻人带笑回答道：

“是，我们是俄国人。”

“我绝没有料到，在这种偏僻地方。”我开始说。

“我们也绝没有料到，”他打断了我的话，“可是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不更好！让我来介绍我自己。我叫加京，这是我的。”他踌躇了一下，“我的妹妹。我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吗？”

我告诉他我的姓名，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了。我才知道加京跟自己一样借着旅行消遣，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前来到勒城，就在这儿住了下来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在国外跟俄国人做朋友。我远远地就能认出他们，从他们走路的样子，从他们衣服的剪裁，主要的还是从他们脸部的表情。他们的那种自满的、瞧不起人的、有时还是很傲慢的神气，突然间会变

成了谨慎和害怕的表情。· 他们立刻警觉起来，眼睛不安地闪动着。· “天老爷！我说了些什么傻话吗？他们在笑我吗？”这种匆促的眼光好像在说。· 这一会儿过去之后——脸上的表情又恢复原先的庄严了，但偶尔又出现了一阵呆滞的惊惶失措。是的，我躲避俄国人，但是加京打第一眼起，就让我喜欢了。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种幸福的面容，让人人都乐意望它，就像它在给你温暖，给你安慰似的。加京就有这样的脸，温和的、讨人喜欢的脸。大而温柔的眼睛，柔软的鬈曲的头发。他讲起话来有这种调子，即使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脸，你只听见他的声调，也会感觉到他在微笑呢。

那个被他叫做妹妹的少女，第一眼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她那张略带褐色的圆脸上有着美丽的细小的鼻子，差不多带孩子气的脸颊和明亮的黑眼睛。这个脸型里有一种独特的、特殊的东西。她的身材优美，但似乎尚未发育完全。她一点儿也不像她的哥哥。

“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到家里去？”加京问我道。“我想我们已经看够这些德国人了。真的，要是我们的年轻人^①的话，早就该打碎玻璃摔坏椅子了，然而这些年轻人过于拘谨。你看怎么样，阿霞，我们可以回家吗？”

少女同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住在城外，”加京接下去说，“在葡萄园那儿高地上一所单独的小宅子里。那边风景好极了，去看看吧。房东太太答应给我们准备一些酸牛奶。现在天快黑了，您不如等着在月光下渡莱茵河。”

我们动身了。穿过低矮的城门（城的四周围着圆石砌成的古墙，连墙上的望楼都还没有完全崩塌），我们走入田野，

顺着石墙走了大约一百步光景，就在一扇窄小的门前停下来。加京开了门，引我们从一条很陡的小路上山。路的两边的平台上种满了葡萄树；太阳刚落下去，一抹淡淡的红光依旧照在绿色葡萄藤的高茎上，照在铺满了大小砂石的干燥的地上，还照在一所有着斜倾的黑梁和四扇明窗的小宅子的白墙上。这所宅子就直立在我们正在攀登的山顶上。

“这就是我们的住处！”我们走近那所宅子的时候，加京大声地说。“看，房东太太带着酸牛奶来了。Guten Abend, Madame[®]。我们马上就坐下来吃晚饭；但是首先，”他接着又说，“先看看四周。您对这一片景致有什么说的？”

风景的确美极了。绿色的两岸中间银白的莱茵河躺在我们的脚底下。有一个地方的河水在落日的金辉下闪耀着红光。你能看到聚集在岸边的小城的所有的街道和房屋，那边过去一点，展开一片广阔的田野和群山。下面风景的确很美，但更美的还是在天上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空的明净和深邃，空气清朗透明。新鲜的、轻盈的空气静静地像波浪似地摇荡着，滚动着，似乎在高处它也感到更加自由了。

“您找到一所很好的住宅。”我说。

“阿霞找到的，”加京回答道，“喂，阿霞，”他接着说下去，“你去吩咐吧。把东西全拿到这儿来，我们要在露天吃晚饭。这儿我们可以听到那边飘来的音乐。您注意到没有，”他转过来对我说下去，“华尔兹舞曲近处听起来一点儿意思也没有——不过是粗俗无聊的声音；可是远远地听起来，它就好得不得了，它能够唤起您所有的浪漫的情绪。”

阿霞（她的真名是安娜，然而加京叫她阿霞，所以你们也得让我这样叫她）这时候已经到宅子里去了，不久就跟房

东太太一块儿出来。她们两个人捧着一个大茶盘，盘里盛着一罐酸牛奶，还有碟子，调羹，糖，草莓和面包。我们坐下来，开始晚餐。阿霞取掉帽子，她的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，像男孩子似地梳着，浓浓的髻发披在颈项上和耳边。起初她对我非常害羞，但是加京跟她说：

“阿霞，你怕什么呢？他又不会咬人！”

她微微地笑了笑，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谈起话来。我从没有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。她从来也没有安静地坐过一阵；她一会儿站起来，跑进宅子里去，又跑出来，低声唱歌，一会儿她笑起来，而且笑得非常古怪：她好像并不是在笑她所听到的，只是为了跑进她脑子里面的种种思想笑着。她的大眼睛发亮地、大胆地直望着你，但有时她的眼睑微微地低垂，于是她的眼光立刻变成深刻而温柔的了。

我们闲谈了两个多钟头。白天早已过去，而黄昏（起初完全像火一样，然后明亮而通红，再后变成暗淡而朦胧），也渐渐地消失、溶化在黑夜里了。可是我们一直像我们周围的空气那样和平地、安静地谈下去。加京叫人拿了一瓶莱茵葡萄酒来，我们安闲地喝酒。音乐仍然飘到我们这儿来，音调似乎比先前更悦耳，更柔和了。城里燃起了灯光，河面上也有了灯光，阿霞忽然埋下了头，她的髻发遮住了她的眼睛；她不作声，只顾叹息。后来她跟我们说，她瞌睡，就回到宅子里面去了。可是我看见她并不点燃蜡烛，却在关着的窗前站了好久。最后月亮升起来了，照在莱茵河上。这四周的一切有的发光，有的变暗，全变化了；连我们的刻花玻璃杯里的酒也发出神秘的光彩，风停了，好像它也收了翅膀静息了。散发浓香的夜间的暖气轻柔地从地面上的升起来了。

“该走的时候了！”我大声说道，“不然，我可能找不到摆渡的船夫。”

“该走的时候了。”加京也说了一遍。

我们从小路下山。突然间有几个小石子跟在我们的身后滚了下来。原来是阿霞赶上来了。

“你还没有睡？”她哥哥问道，可是她并不理他，她跑过我们前面去了。

小旅馆花园里大学生们点的最后几盏灯的将灭的灯光，从山下照着树叶，给树叶添了一种欢乐的、奇幻的样子。我们在河边找到了阿霞，她正在跟摆渡的船夫谈话。我跳上了渡船，便跟我的两位新朋友告辞了。加京答应明天来看我；我握过他的手，也向阿霞伸出手去，她却只是望着我，摇摇头。船离开了岸，向急流的江心飘去。强健的老船夫把桨浸入黑暗的河水里，用力划着。

“您走进月光里面，您把它打碎了。”阿霞在我身后喊着。

我埋下眼睛，黑色的波浪在渡船的四周跳荡。

“再见！”我又一次听到阿霞的声音。

“明儿见。”加京也跟着她说。

渡船靠拢岸。我跳出船来，隔岸望去。对岸看不见一个人了。月光像一道金桥似地伸到河对面。有一曲兰纳^①的华尔兹的老舞曲飘了过来。加京说得对，我感觉到我的心弦应和着那诱人的旋律在颤抖了。我慢慢地呼吸着夜晚的芬芳的空气，穿过黑暗的田野，走回家去；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以后，仍然感到这种无对象、无目的的期望的带甜味的烦闷。我觉得我是幸福的，但为什么我是幸福的呢？我什么都不需

要。我什么都不想。 我是幸福的。

我几乎要从快活和轻松的感情的满溢里笑出声来，我睡在床上，早已闭上了眼睛，我忽然记起了整个夜晚我连一次也没有想到我那位残酷的美人。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我问我自己，“我是不是又在恋爱了？”可是我就在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之后，立刻像孩子在他的摇篮里似地睡着了。

三

第二天早晨（我早已醒来，但是还没有起床），我听到窗下有手杖轻敲的声音，有人在唱歌，我立刻认出那是加京的声音：

“你还在睡吗？我要用七弦

琴唤你醒来。”⑩

我赶快去给他开了门。

“您好，”加京一进门就说，“大清早我就来打扰您了，可是您看看，多好的早晨。新鲜，露水又多，云雀在唱歌。”

鬈曲、发亮的头发，露出来的颈项，玫瑰色的面颊，他本人就像早晨一样的新鲜。

我穿好衣服，我们就到花园里去，坐在一张长凳上，叫人送来咖啡。我们开始闲聊起来。加京把他未来的计划告诉我。他有一笔相当大的遗产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，他有意专心从事绘画，只是懊悔他想到这件事太晚了，他毫无目的地浪费了这许多时间。我也告诉他我的计划，并且顺便还告诉他我的“失意的爱情”的秘密，他谦虚地听着我讲话，但是据我看来，我的热情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同情。他只是由于

礼貌的缘故，才勉强跟着我叹息两三声，随后加京提议要我陪他回家，去看看他的画稿。我立刻同意了。

阿霞不在家，房东太太告诉我们：她已经到“古迹”那边去了（这是一所封建时代古堡的遗迹，离开勒城约有二维尔斯特光景）。加京拿出他所有的画给我看。画稿上充满生气和真实，也有一种豪放和壮阔的成分，但没有一张画是完工的，而且照我看来这些画都是草率的，不妥贴的。我很坦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他。

“是呀，是呀，”他叹口气接着说，“您是对的，整个儿都是很坏的、不成熟的东西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没有好好地学过，而且我们这种该死的斯拉夫人的懒散总是占上风。当你梦想工作的时候，你像鹰似地飞翔：你好像有移动天地的力量——可是一旦动手起来，你立刻就变得软弱、疲乏了。”

我开始鼓励他，他只是摇摇头，捧起他所有的画稿，把它们丢在长沙发上。

“如果我有一点点耐心的话，我或者会有一点儿成就，”他低声说，“如果我没有耐心，那么，我永远只是一个不成熟的、贵族式的外行艺术家罢了。——我们还是去找阿霞吧。”

我们就走了。

四

去古迹的路上顺着斜坡到了一个狭窄的、树木茂盛的山谷。谷底一条小溪喧哗地在石子中间流过去，它好像要赶快

地流入大河，那条河就在陡峭的山顶的阴影面后边静静地闪光。加京叫我注意几处光彩悦目的地方。听他讲话，他即使不是一个画家，至少也是一个艺术家。不久古迹看得见了。在一个光秃山岩的顶上矗立着一座四角塔，这座塔虽然因年代久远成了黑色，但还是很坚固，不过看得出塔身已经让一条纵的裂痕分为两半了。塔连接着长满青苔的围墙，在塔周围爬满了常青藤。弯曲的小树从灰色的城垛和开始崩坍的拱顶中垂下来。一条铺石子的小路通到那个还不曾毁坏的大门。我们快要走到大门，突然看到，就在我们的前面，一个女人的身影，用快步子跳过一堆废墟，爬到一个突出的墙头，恰恰在悬崖上面。

“那可不是阿霞！”加京叫起来，“真是一个疯女孩子！”

我们穿过大门，进了一个小院子，那里一半的地方长满了野苹果树和荨麻。阿霞当真坐在悬崖的边上，她转过脸来对我们笑着，但是并没有移动一下。加京向她伸出一根手指警告她，我大声责备她的不谨慎的举动。

“不要说啦，”加京低声说，“不要刺激她；您不了解她：她能够爬到塔顶上去。喂，您倒不如赞美这个地方人的聪明。”

我朝我的周围看。在小木棚里货摊旁，一个老妇人坐在角落里编结袜子，她斜着眼睛从眼镜后面看们。她卖啤酒、姜饼和矿泉水给游客。我们坐在长凳上，喝着盛在笨重的锡杯里的相当冷的啤酒。阿霞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不动，她的腿盘在她的身子底下，头上包着薄绵纱围巾，她的秀美的身姿映在明净清彻的天空里显得很分明，很动人。我带着反感地望着她。昨天夜里我就注意到她的一些做作的

自然的样子。……“她要使我们吃惊，”我想道。“她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多么孩子气的恶作剧！”她好像猜中了我的思想似的，用急速而锐利的眼光看了我一眼，又笑了起来，她只跳了两跳就离开了墙，跑到老妇人跟前，向她讨了一杯水。

“你想我要喝水吗？”她转身对她哥哥说，“不是，在那边墙上有几朵花得浇水呢！”

加京没有理她。她捧着杯子，又爬上废墟，时而停下来弯着身子，带着最淘气的郑重的神情，在枯萎的植物上面倒几点水。水点在明亮的阳光下发亮。她的动作很可爱，可是我还像先前那样地生她的气。不过我也忍不住要赞美她的轻快，敏捷。在一处危险的地方，她尖声叫喊来吓唬我们，然后又大笑起来。我更加恼怒了。

“她跳来跳去就像一头山羊。”老妇人把眼睛从她的袜子上抬起来，望了一会儿，含糊地说。

最后阿霞倒空了她的杯子，她顽皮地摇摇晃晃回到我们眼前。她的眉间、鼻上、唇边都带一种奇怪微笑，她的黑眼睛半像大胆、半像欢乐地闪动着。

“你以为我的举动失常，”她的表情好像在说，“我不在乎：我还是知道你喜欢我。”

“敏捷呀，阿霞，真敏捷！”加京小声地含糊不清地说。

突然间她好像害起羞来，垂下她的长睫毛，羞怯地坐在我们旁边，就像一个罪人一样。现在我才第一次好好地看清了她的脸。我从没有见过像这样多变化的脸。过了一会儿她的脸渐渐变得苍白，显出一种专注的、差不多是忧郁的神情，她的面貌在我的眼里显得大人气些，严肃些，简单些。她完全安静下来了。我们绕着古迹走了一转，欣赏风景，阿